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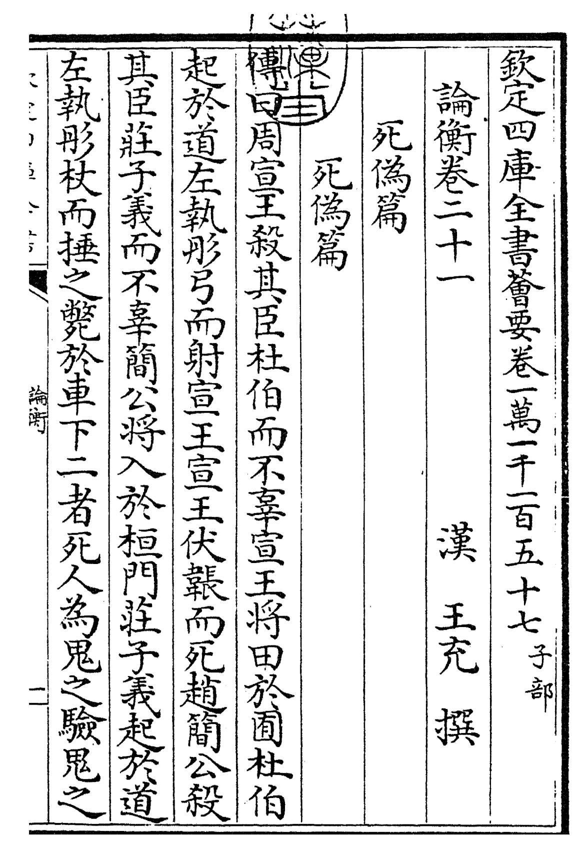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二十一

二十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七 子部

論衡卷二十一　　漢　王充　撰

死偽篇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揕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

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為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

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為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壓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為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

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

以晉畀秦狐突以為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為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

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

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為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

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偽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瘅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涚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

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唅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唅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唅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闓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唅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

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絶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宫甲圍

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苟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適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為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

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怨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

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為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況

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奔駟

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為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為鬼比干子胥不為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為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

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為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為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為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為鬼如有不彊死為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為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

道為國所殺伯有能為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穆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為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

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為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為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為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

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見象結草於路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濱立家非一水

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嚙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瀆坼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以長頤

以鬚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

蓬而鬚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

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

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

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

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

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

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

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絶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

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殛鯀於羽山人
知也神為黃熊入於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
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
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
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
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
乎審鯀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
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

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黄熊為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審為黄熊夢見黄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

鯀之黃能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能之占則信黃能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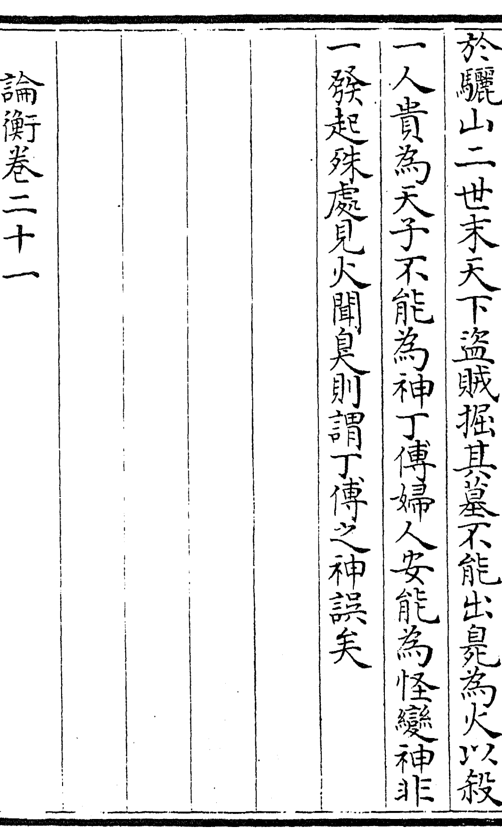
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葢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為酖毒且不知殺已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

葵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
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
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
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絶足不
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葅彭越燒葅一僇也
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葅獨謂尹齊能歸
葵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葵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

禮葬之發棺時臭憧一本作爐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



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晁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丁傅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子部

論衡卷二十二　　漢　王充　撰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

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名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

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

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隨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

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沈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

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恠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

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

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

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説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並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

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

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七世至武靈王吳廣入其女娃嬴字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

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輙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神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

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知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

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輙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

飃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飃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

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

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銷其石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黙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

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謡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舅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

國復土如舅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
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却走再
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
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
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沈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
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沈之璧其實非也何
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

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齎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

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虵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虵夜而當道謂虵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虵赤帝子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為虵或為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為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為白帝子則

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㝷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鬬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而鬬也鄭國鬬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敺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

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並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

石黄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黄石審老父老父審黄石邪曰黄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黄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

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謡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謡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吕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

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

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敺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

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

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

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衆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

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

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為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别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

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

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

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

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

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

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形氣自立音聲自

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

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

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

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

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

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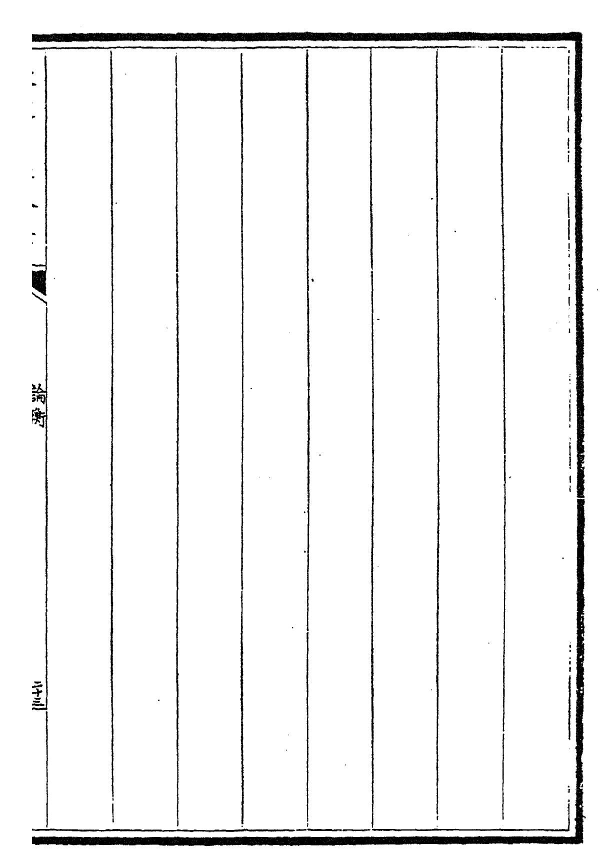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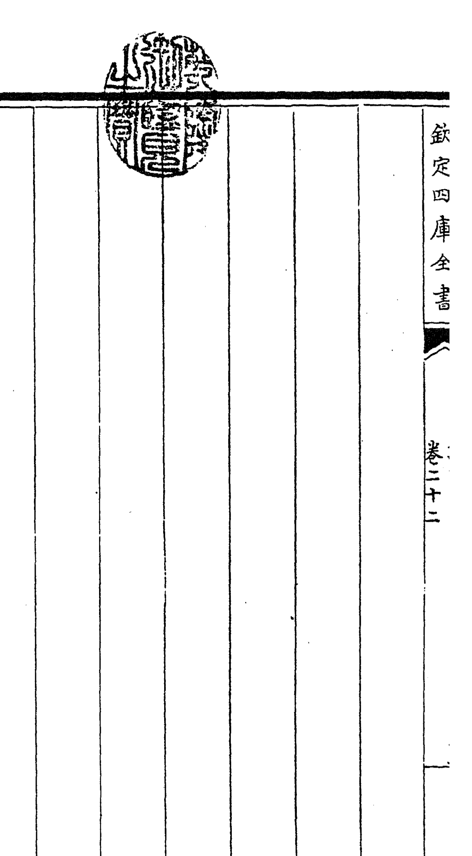
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于巫巫含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

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輙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謡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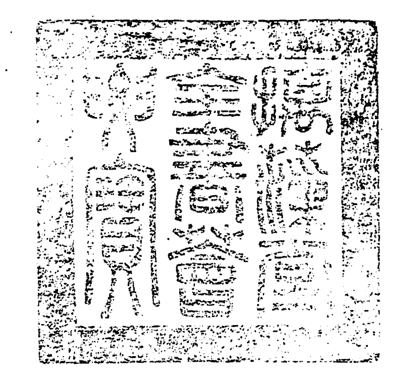
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

安且卒妖象賓嬰濯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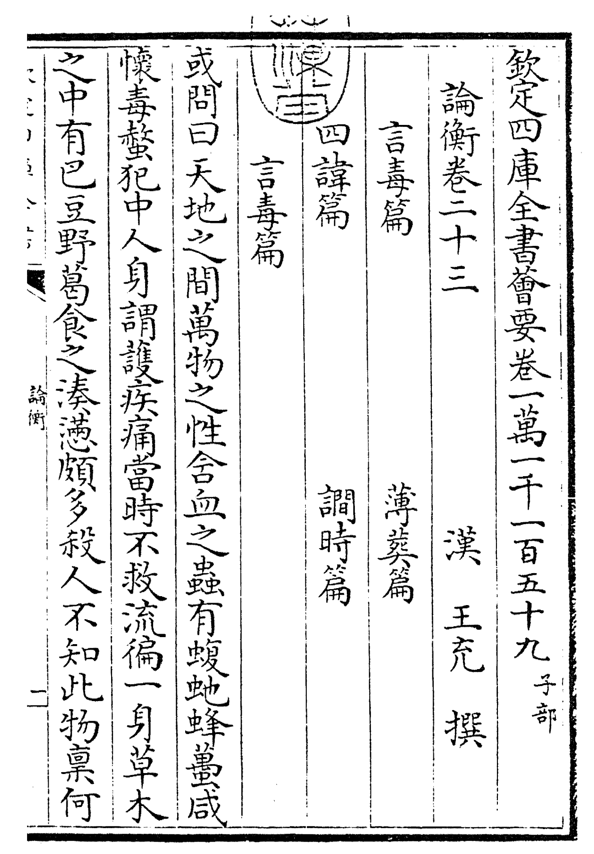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論衡卷二十三　　漢 王充 撰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讕時篇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

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

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

丹則知𨗳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鬻日亦汗出

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為鮭與鯸鮁故人食鮭肝而死為鯸鮁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

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巳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虵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

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虵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虵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齰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虵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虵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

賜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賜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彼美吾懼其生龍虵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虵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若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

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悅一作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

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輙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

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
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
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
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
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
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
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
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

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

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立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

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葢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僴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

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

雖事死洎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

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明葬黄泉不為離其先子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户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䰟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子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

偶人象類生人故曾用偶人葬孔子歎睹用人殉之兆也故歎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

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令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姧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

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
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雎止
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
質雎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雎與今俗人等也
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
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
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
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

令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

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

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於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三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

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
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
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
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
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
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

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

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髠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㲉何妨謂之惡如惡以

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

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有食腐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不以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

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

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内其生十月而産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

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

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

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説以為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説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為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為修冢之人冀人來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讕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

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已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恠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與

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静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邉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内假令楊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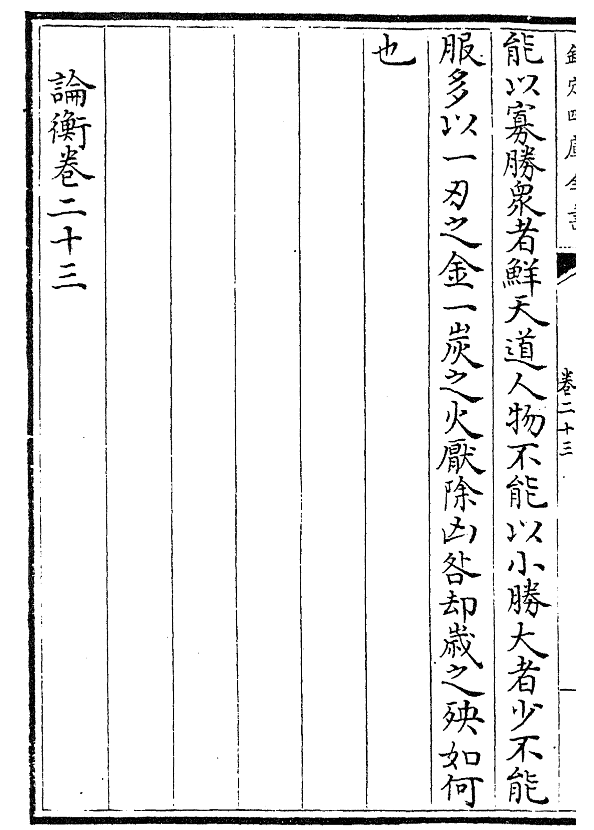
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為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增積相

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恠禍福之驗乎如歳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歳月終竟何異歳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

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

禍有近遠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巳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

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彊量功



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二十三